

集部

成都文類卷十八

宋　扈仲榮等　編

表　疏　劄記

上漢帝表　　漢先主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内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

之後羣兇縱横殘剥海内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鴆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効常恐殞没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

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
斬諸吕以安大宗今操惡正醜直實繁有徒包藏禍心
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
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
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僚見
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
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
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輙順衆議拜

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於谷盡力輸誠奬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諫劉先主不稱尊號疏　漢費詩

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

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簒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

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

辭先主表　　蜀孟達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醜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

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臣勲
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
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
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
以傷絶何者荆州覆敗大失臣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
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
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
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絶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

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臨發漢中上後主疏　　漢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

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

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

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乞伐魏疏　　前人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

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幷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吴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

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

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廢李平表　前人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邑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

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乞立諸葛亮廟表　　蜀督隆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懷

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上襲魏疏　　蜀蔣琬

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如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

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輙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御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

諫後主疏　蜀譙周

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

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寃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遥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於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肜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齎棺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强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

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

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

進諸葛氏集表

晉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録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輙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

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

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强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

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已之長未能兼有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盖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足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信矣論者或

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謝政刑箴表

唐韋皐

辰象在天曆文昭煥體弘述作義著箴規發揮刑政之源敷藻皇王之道況理包繫象詞正典謨豈惟炯誡心靈實乃化成天下伏以刑清則功濟茂育政治則俗致和平大哉聖言允叶天聽臣職守方鎮宣揚教化仰覩曆藻伏荷時休思欲紀在盤盂周旋被服不若懸之日月垂範將來是用課率柔翰形於傳寫刋於琬琰之上表於府署之門示文武之楷模為古今之殊觀其碑刋

刻已畢見立屋宇謹令修裝三本隨狀奉進臣藝能薄
劣筆札無功貴竭臣子之誠式揚君父之德輕塵旒扆
伏用兢惶

批答

朕以為理之本繫乎政刑頃因退朝偶有製述用錫人
極庶叶時中聊以自規豈能逮意卿道賛元化志宣大
猷爰勒貞珉躬自染翰克盡事君之節益嘉將順之心
省閲再三歎賞無已

代李侍郎賀收成都府表　　唐呂温

臣某言臣伏見髙崇文奏某月日官軍入成都府逆賊劉闢走出見勒兵追捕者臣聞夏震秋落乃覩成物之功善陳有征方見勝殘之理然則殺之所以生之也動之所以綏之也氣和則歲功早就德盛則廟筭先期無遺鏃而巨寇窮奔不血刃而全蜀底定奔走夷裔鼓舞生靈騰瑞氣而躍祥風披慶雲而捧白日伏以陛下纂臨宸極惟新庶政拓跡開統之始作法定制之初而賊

闞敢犯天威首干大紀恃險與遠窮兇極暴雖禍淫助順誠天道之必然而制勝舉全皆聖謀之自出諸軍既集鋒鏑爭先陛下以為方暑用兵觸冒害氣與勦人而欲速寧全衆以功遲遂令緩螻蟻之誅抑貔貅之鋭休養磨礪以須秋期由是感恩而思奮者萬心如一又高崇文嫉惡太甚殺傷小過陛下推弔伐之義弘覆燾之仁慈寇是誅吾民何罪遂令逐北者生致為上脅從者獲則捨之且諭鴻私仍加安慰由是飲澤而向化者十

室而九加以聖慈曲被大信有孚當挾纊之時賜戰士悉出內府開食椹之路賞降者曾不踰辰遂使昏迷革心義勇增氣江山自拔雷雨長驅渠魁假息而逃感士衆順風而捨杖市不易肆巷無驚犬人蒙肉骨尸解倒懸旌旗導長養之風金鼓發生成之氣然後知至化能殺處略無方大典用彰神武可畏全包形器之內有罪必誅旁行天地之間無思不服臣謬膺重寄親奉昌期坐觀氛祲之清目覩鯨鯢之戮手舞足蹈倍萬常情無

任慶抃感躍之至

請築羅城表　唐高駢

乾符二年夏六月公以蜀土自咸通十一年并十五年兩遭蠻寇攻圍子城迫窄遂具聞奏請築羅城星月戊辰上表曰

臣聞仗鉞擁旄顯受專征之寄殿邦守土必遵共理之規冀勵節以輸忠須興利而除害伏以臣當道山河雖嶮城壘未寧泰張儀收蜀之時已曾板築隋楊秀守藩

之日亦更增修堅牢雖壮於一隅周匝不過於八里自咸通十年以後兩遭蠻寇攻圍数萬戶人塡咽共處池泉皆竭熱氣相蒸其苦可哀斯弊可恤臣前年赴任之日纔過劍門料蠻賊奔逃不敢迴顧先遣走馬入府放出城内戶人莫不懽呼稱見蘇息臣今欲與民防患為國遠圖廣築羅城以示雄闔將謀永遠豈憚暫勞臣深受國恩實思忠藎儻允所奏乞宣付宰臣僉議

又表

西川境邑南詔比隣頻遭蠻蜒之侵凌蓋以墻垣之湫隘寇來而士庶投竄只有子城圍而閭井焚燒更無遺堵且百萬衆類多少人家萃集子城可知危弊井泉既竭溝池亦乾人氣相蒸死生共處官僚暴露老幼飢恓但言牢城敢出戰貨財而豈能般輦商旅而空懷怨嗟兼是戎兵同行剽刼賊路不能控扼軍營罕習干戈遂使蒸黎枉遭塗炭臣初到統押便與經營平夷鎮之隄防焉能跋涉大渡河之把截誰敢過從然須更議遠圖

以防後患嚴設武備廣築羅城雄壯三川保安千載使
寇孽遮圍而不遍軍戎隈倚而無疑旋奉詔書令臣參
酌許興版築冀盛蕃維遂乃相度地形揣摩物力不思
費耗只繫安危迨十縣之人丁抽八州之將校分其地
界授以城基運土囊而子來持石杵而雲集大興畚鍤
廣備資糧五千堵之周廻川中捍蔽百萬人之築起空
裏巍峩日居月諸功成事立金湯既設鐵甕如堅控地
道之莫能徒云入寇縱雲梯之强立無計登陴白露屋

之凌空躋攀莫及青城山之對峙形勢不如擁門之扃鐍堅牢曲角之規模周密壕深莫跨壁峻難攻外逼睥睨之崇高內面欄干而固護獸頭帖出雁翅排成覆瓦烟青甃塼苔碧縱鑾再至無計重圖此皆仗陛下之睿謀使微臣之𣪍制鬼神扶助社稷庇庥臣限以守鎮不獲奔詣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至謹画圖差副使中散大夫內謁賜紫金魚袋揚德章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尚書兵部郎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裴峴等奉進以

聞

為蜀王建草斬陳敬瑄田令孜表

唐馮涓

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非因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轂中臣輙行闆制處斬訖

上王建䟽

前人

古之用兵非以逞威暴而肆殺戮盖以安民為先豊財

為本湯武無忿怒之師高光有魚水之士故能應天順人弔民伐罪令自土德下衰朱梁逞虐雍都洛邑盡是荆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鬬力則人各有力用兵則人各有兵陛下欲以一方之强舉萬全之策臣恐陛下之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

上災異疏　　蜀李道安

倉廩者國之本糧食者人之命固其本則邦寍重其命則人富今粒食中皆生蜂蠆切疑在位貪鄙奪民農時

戕害人命故天生災異以為警告又蟲皆曳米而行恐
邉鄙不寧干戈忽起饋挽相繼人不堪命伏願少精聖
慮與大臣恐懼修省冀消災異

上蜀主表　　　　　　　　蜀宋光葆

晋王攻滅朱梁紹唐稱制冒李氏之苗裔以鄭王為遠
祖遣使西來侮慢尤甚輕蔑我國必將交惡宜勵兵選
將執戈待寇請於秦州屯兵萬人鳳州三千人控扼要
害命大將帥兵萬人戍威武城應援秦鳳萬人戍興元

應援金州及駱谷萬人屯利州應援文州及安遠城二千戍文扶州為秦鳳犄角命渠果州管下蠻酋各聚兵裹糧專聽帥期昔成汭據山陵養兵五萬皆仰給雲安請擇安州刺史充峽路招討副使改榷鹽法以廣財用嘉眉二州增治戰艦募舟師五千下峽出江陵步騎出襄陽大兵急攻秦雍東據河潼北以厚利啗胡虜利則進師退則分據峽口及散關以固吾國可以伐敵之心

諫醉粧䟦

蜀劉纂

下之從上如風偃草以仁義理法化之則為謹愿之行以驕奢淫佚化之則為狂薄之俗今一國之人皆效醉粧臣恐邦基頹然如人之醉而不可支持也

諫王衍疏　　　　　　　　　　　　　蜀蒲禹卿

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蕃戎地多瘴癘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為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嘗無故盤遊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鑾

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强盛雄視鄰邦逷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

賀江神移堰牋　蜀杜光庭

伏覩導江縣令黃璟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事伏以大禹濬江發洪源於龍冢李冰創堰分白浪於龜城導彼壅津資乎民用而涸脛泛肩之誓表則有常若懷山沃日之多崩騰難制立虞墊溺必害烝黎昨者夏潦

渤興狂波未息顧岷江之下瀨便逼帝都當灌口之上游遽彰神力於是震霆禁地白雨通宵驅陰兵而鼓譟連天簇霆炬而熒煌達曙迴山轉石巨堰俄成浸溼頓減於京江奔蹙盡移於峽路仰由聖感仍假英威見天地之合符睹神明之致祐編於簡冊冠彼古今叨奉獎私彌增抃躍謹奉牋陳賀以聞

笏記　　後唐李嚴

咸通六年遣翰林學士歐陽彬通聘洛京迴莊宗

皇帝遣客省使李嚴來修好嚴朝見笏記曰

伏自朱温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遍遷於東洛誅殘宗黨焚爇宮闈雖列藩悉是於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偽命繇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隳弛憤朱温崔相之徒同謀篡弑遂乃神機迥發心䏶獨然掘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於生靈而再逃其死士纔過汾水縛王鐵槍於馬前施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下劍

霜未亙槍雪猶輝𠪚凝弦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嚴知
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謨夫拱手取乾坤
只勞於八月救塗炭遂定於四方備振皇威咸遵帝力
今則秦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負拜之儀回紇備朝
天之禮纔安宇宙便息干戈既盡梟殘方議除剪豈謂
大蜀皇帝柔遠懷邇居安慮危喜我帝祚中興羣妖悉
滅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懽吾皇逈感於蜀皇復
禮遠酬於厚禮臣則叨承玄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

天顔戰汗不任於跼地臣無任感恩荷聖踴躍屏營之

至

王衍降表

臣先人受鉞坤維作藩屏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孽挺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狥輿情正王三蜀逮臣纂紹罔敢怠遑自保二疆以安生聚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區奄征不諓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欵遽聞致討實抱驚

危令則委千里封疆盡為王土冀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輿櫬有歸負荆族罪望迴日月之照特寛斧鉞之誅顒佇德音以安反側

諫用兵疏　田淳

伏見三年以來民頗怨嗟謂陛下求賢失道為政不平重纂組奪女工貴雕鏤損農事法令不信賞罰無誠納諫之心微自滿假馭朽之念漸乖始卒載舟覆舟不可不懼而況北有大敵方藉支禦若失人心其何以濟臣

又見頻發士卒遠戍邉庭人心動揺莫測其故家構異議如臨湯火人且憂駭將何撫寧若夫舉衆興師須明利害況關大事豈可容易必若金鼓一鳴前鋒稍接一敗一成疾如反掌願陛下先事而計無貽後患今之動靜頗涉因循臣不知所發之兵為防邉乎為赴敵乎若云防邉不當驟有徵發若云赴敵則須先決便宜師出無名三軍必怨三軍既怨何以成功以我朝之甲兵擬柴氏之士馬以我朝之將領比柴氏之師帥以我朝之

帑藏比柴氏之囷廩至於法律刑名聲明文物彼長此大差牙不同須用權奇以謀拒捍若二國交鬬恐未十全況我天府之邦用武之地一夫守隘萬旅無前假使柴師能於野戰攻城奪壘利在平川儻在隘途如無手足願陛下以短兵自固扼塞要衝分布腹心把斷細徑精加號令老彼敵師縱柴氏親來未敢便謀深入以日繼月以時繼年敵勢自羸我師彌銳不折一戟不失一卒而柴氏自疲信所謂彼竭我盈以逸待困此為上計

符合天機

上皇太子稱呼疏　李昊

按漢書諸侯王上疏稱陛下應劭釋云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陛階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義若今呼殿下閤下侍者足下執事之類是也臣等以為凡上牋皇太子合連殿下呼之若等候起居合稱皇太子萬福其前導者亦衹稱皇太子來不宜呼殿下來詳殿下陛下

之稱顯是指陛殿之下他人也今若言殿下來即是他人來請百官起居祇稱皇太子萬福前導者呼皇太子來

孟昶降表

臣生自并門長於蜀土幸以先臣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於遐荒慶澤流於中夏當凝旒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圜丘曠執贄奉

琛之禮蓋蜀地居遐僻路阻闕庭巳懇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雷赫聖略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鼙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於提封將卒倉儲盡歸於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奉侍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終甘吉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復輙徵故事上黷嚴聰竊念劉禪有安

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因歸欵盡獲全生顧眇昧之餘魂得保家而為幸庶使先臣寢廟不為樵採之場老母庭除尚有問安之所見令保全府庫廵遏軍城不使毀傷將期臨照臣昶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命

玉局祥光出現表　　　凌策

祥符七年六月十八日申時玉局化光混元上德皇帝太上老君洞中忽有五色光出見高三丈已來移

時方散策畫圖具表進呈

竊以方崇靈境遽發祥光示混元休應之徵彰層聖尊崇之德臣聞光浮洛水表宗周卜世之期彩耀竹宫熉炎漢無窮之運盖至誠之所奉何嘉瑞之不臻矧屬休明能無感召伏惟皇帝陛下道臻清淨化及幽遐握老氏之真樞踵羲皇之高躅粹容寶籙既昭格於禁闈率土溥天俾崇修於靈跡是致清都錫祉佳氣儲祥容與徘徊相高於飛霧輪囷蕭灑實無異於卿雲歘動方隅

美歸宸極臣叨司遠郡獲覩佳祥贊樂職之詩前修寧
媿貢瑞圖之象殊事有聞

成都文類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邱庭漋

謄録監生臣丁模

成都文類卷十九

宋 扈仲榮等 編

書一 牋 奏記

與王商書　　蜀秦宓

宓字子勑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于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内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兹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授七經還教吏民于是蜀學比于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于其世仲

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稱有益于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與劉璋牋　　蜀法正

初張松說璋迎先主使討張魯遣正御命正既宣指陰獻策于先主令還取璋及先主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

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
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于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
惡其聲故中閒不有戔敬顧念夙遇瞻望悢悢然惟前
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于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
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于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
在速雖捐放于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
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
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

訾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遝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别屯日自零落雖下雖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

猶不相堪今張翼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為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將軍計也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為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户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

縣是明比也又魚腹與關頭實為益州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

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與諸葛亮書　蜀馬良

先主領荆州辟良為從事先主入蜀諸葛亮從往良留荆州與亮書曰

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于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

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于聽世服于道齊高妙之
音正鄭衛之聲並利于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
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獄中與諸葛亮書　　蜀彭羕

時左遷私情不悅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
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
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羕退

具表羕辭于是收付獄

僕昔有事于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龎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于葭萌抵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于故州不免凡庸憂于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

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别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言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脫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

也但不分别其間痛人心耳昔毎與龎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隳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吕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

答張駿勸善稱藩書　晉李雄

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于帝王也進思為晉室

元功之臣退思共為守籓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夷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至有何己巳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于斯莫大

為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

唐李商隐

姚熊頃時鬬毆偶在坤維阿安未容決平遽詣風憲當道頻奉臺牒令差從事往推去就之間殊為未適顧惟

弊府託近貴藩雖蒙與國之恩猶在附庸之列仰遵教指尚懼尤違敢遣賔僚往專刑獄自奉臺牒夙夜兢惶今謹差節度判官李商隱侍御往以今月十八日離此某素無材効早沐恩憐獲接仁封實惟天幸頗希終始以奉恩光事大之心朝暾是誓其他並附李侍御口述伏惟照察

報坦綽書　　唐牛蘩

咸通十四年兵部尚書牛公蘩除劔南西川節度使

十二月坦綽至雅州差使送書上川主云此時止欲專詣京都懇求朝見論理枉遭讒間隔絶梯航冀與尚書繼好息民朝來暮往今故假道貴府請于蜀王殿安下三五日即便前進公覽書驚駭乃復書曰

十二月二十四日劍南西川節度觀察安撫使守兵部尚書成都尹牛蘩致書于雲南詔國坦綽麾下專人遠到示翰忽臨承統押師徒來及近界竊以詔國自為背叛積有歲年乃祖出于六詔之微非是西夷之長禹會

塗山之日不得預萬國之名舜廵方嶽之時不克見五年之幸我大唐德宗皇帝仁沾動植信及豚魚子育兆民君臨四海憫其傾誠向化率屬來王遂總諸蠻令歸君長仍名詔國永順唐儀賜孔子之詩書頒周公之禮樂數年之後譪有華風變腥羶蠻貊之邦為馨香禮樂之域豈期後嗣因効忠誠累肆猖狂頻為祅孽自四五年來侵凌我疆土圍逼我城隍蓋以姑務含容不虞唐突遂令兇醜以害生靈況乃毗橋喪師沲江敗績于何

今日不改前非妄設奸欺詐言朝覲輒舉螗螂之臂大興豺豕之心仍構狂詞乃云假道所要于蜀王殿安下三五日即便前去者且先代帝王之宫也豈外邦蠻貊以居之是必天怒鬼誅殞身喪國以爾欲其褻瀆示彼誡懲況天設華夷國分大小小當事大夷不亂華豈有興動蠻師甲兵侵凌天子藩屏必是坦綽數盡之歲殄滅之秋不然何以不恤其民妄動于衆一旦天子赫怒諸侯會兵長驅渡瀘之師深入鑄柱之境必不更七擒

七縱即須剪蔓除根當此之時後悔無及坦綽今既離彼巢穴犯我封圻當道已排比戰場點齪戈甲雄師十萬驍騎五千即遂鼓行併令擒戮所差王保誠四十人送書並已囚縶候于軍前用以釁鼓今發遣鄭嚨段首還二人持此報書望詳覽不具某白

上王建求賢書　王蜀許寂

許寂會稽人梁祖遣將攻荆南趙凝奔蜀寂與之行建聞其名而館之及開國以為左諫議大夫判門下

省武成初上書于建曰

歷代之君乘時啓運莫不博訪髦士詳求婉畫以武定禍亂以文致康義故軒皇命六相虞舜舉八元伯禹拜昌言成湯師一德周有多士文王以寧此歷代之大經求賢之極摯也今百辟之中有謀可以策國勇可以盪寇或博究治體或精知化源未擢穎于明庭尚含光于廢位者伏望恢明聖之畧開户牖之坐親賜顧問以觀其能眞之列位盡其獻納俾官無敗政人無滯才

梁聘書

王蜀武成二年梁遣使通聘書曰

夫唐虞致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人神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傑興隆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啓王霸之宏基為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鴈往來久約弟兄之契懽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隔絶于音塵止因緣于間

謀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粗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拯四方之積患受都河洛用答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于推崇兩國願通于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嘗分疆宇所冀同清夷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歳密聞風旨遐慰寤思憤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徼欲資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

導深意旋巳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合數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遁殆至滅亡允諧掎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覧同華奏報皆進呈㝷祥書題具悉事機良多歎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别卜塤箎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今遣光禄卿盧玭閤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聊馳書幣專戒道途兼有微禮具在别幅謹白

别幅　馬一十匹玉犀帶各一雜物藥物等

右件藥物等或來從燕市或貢自炎方或馨香能助于薰爐或華妙可資于寶翫光涵星斗藥有君臣願申兩國之情重固千年之約愧非縟禮粗達深衷特希檢留幸甚謹白

蜀答聘書

大蜀皇帝謹致書于大梁皇帝閤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並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橫流泛灩于八方衺釁寡凌夷于

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者力既不宣握兵者計無所出某忝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修進貢望使星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于塗炭示恩信于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度惟貞竟無意于興邦止施仁而濟物以此内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來朝爰徵

史册之文亦有變通之説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恃彊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干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内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為謀稱雄雖處于一隅避狄曾安于二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懽合認弟兄之國令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坦無間諜之嫌再叙始終之約欵慮則春氷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遽被于子孫暢遂咸專于朝野今則晝焦勞而勵己

用勤儉以師賢常瞻偃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别降珍奇十驥聯鑣六龍並駕稱德曾參于萬乘呈才皆過于千金載覩戀主之心益勵懷恩之志寶帶𩋆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奇鋒利過于雪霜雅器價齊于金玉入用多慙于末識捧持方喜于初觀望思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遵天路繼遣星槎緘章不俟于飛鳶裂帛豈勞于擊鴈欣榮慰嘉併集于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廻避陳所志幸望開覽謹

白

謝信物書

右件鞍轡馬腰帶甲冑槍劒麝臍琥珀玳瑁金稜椀越瓷器并諸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貺雕鞍摠玉堅甲爍金十圍希世之珍六轡絶塵之用槍森蛇榦劒耀龍鋒金稜含寶椀之光祕色抱青瓷之響上藥非蜀都所紀名香從外國稱奇遠有珍華並由恵好顧酬謝而增愧仰渥澤以難勝捧閲品名實慙祇受

奏記王建興用文教　　王蜀王鍇

王建永平元年作新宮集四部書選名儒專掌其事鍇以建起自戎伍而據全蜀未能興用文教乃作奏記曰

伏以羲皇演卦神農造書陶唐克讓是昌禮樂有虞濬哲乃正璿璣禹湯文武功濟天下故能卜世延遠垂裕無窮逮乎六國諸侯力政秦滅墳典以愚黔首遂使聖人糟粕掃地都盡漢承秦弊下武尊文蕭何入關唯收

圖籍文帝修學校舉賢良海内晏然興崇禮義景帝躬履節儉選博士諸儒以備顧問麟書鳳紀填溢于未央玉版金繩充牣于祕府班固曰周稱成康漢稱文景宜哉武宣之世乃崇禮官開金馬石渠之署以議典禮樂府置協律之官以分雅鄭公卿大夫間作于世或紓下情以通諷諭或宣上德以盡忠孝孝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獻納論思之盛夐古罕比世祖承喪亂之餘龍驤宛葉去暴誅亂拯溺救焚寛以用人明以率下兵革

既息寰海又寧乃起立太學招致鴻碩羣臣每有奏議必令史官撰集以傳後世數引公卿講論經義夜分乃寐不以為勞孝明師事桓榮躬親文墨朝誦夜講明達過人孝章崇尚文儒有文景之遺風常于白虎殿會集羣儒推演乾坤考合陰陽上申聖人下述品物條于傳記內別六經若披浮雲而覩白日設華燈而入闇室詔玄武司馬班固纂集其事名曰白虎通魏武博覽羣書特好兵法抄畧書史名曰節要又注孫子十三篇尤好

篇詠動為典則文帝八歲能屬文博覽古今貫穿經史
及居帝位益尚謙和坐不廢書手不釋卷晉宣博學洽
聞服膺儒教當曹氏中微總攝百揆萬幾之暇未嘗廢
卷景文之間咸盡儒術宋高祖豁達大度涉獵典墳討
伐之中亦重文墨文帝博涉經史尤善隸書每誡諸子
率以廉儉南齊高帝深沈大量清儉寬厚嗜學好文曾
無喜愠常曰學然後知不足余恨無老成人得與周孔
比德兼善草隸有飛動之勢梁武該博多聞有文武之

畧在位冬月秉火執筆手為皴裂諸子悉有文藝聚書討閱晝夜忘疲元帝好易韋編三絕東閣聚書十四萬卷象牌玉軸輝映廊廡陳武倜儻雄傑過人窮究兵書耽玩史籍文帝留意經典舉動端雅後魏道武立臺省興儒學五經各置博士講問如市塾序成林北齊有文林學舘周武帝保定中書盈萬卷平齊所得纔至五千卷置麟趾殿學士以掌著述隋平陳之後牛弘分遣搜訪異書經史漸備凡三萬餘卷煬帝于東都觀文殿東

西廂貯書寫正副各五十分為三品除秘書所掌而禁中之書在焉唐髙祖一區宇剗革暴隋六合宅心四海歸德躬行仁義以息亂階太宗神睿聖文天資英武嘗在藩邸命博學之士房玄齡杜如晦等一十八人為秦府僚佐大較儒術廣聚經史及居帝位隨才擢用于是弘文館皆置學士玄宗開元五年于乾元殿置修書使名學士張説等讎于集仙殿更于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以充内庫麗正殿置修書使又名學士張説等讎于集

仙殿改名集賢其修書使為集賢殿學士自是圖籍不獨祕書省弘文崇文館皆有之集賢所寫則御書也分為四部一曰甲為經二曰乙為史三曰丙為子四曰丁為集兩京各一本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經庫書白牙軸黄帶紅牙籤史庫書青牙軸縹帶青牙籤子庫書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為分別以大學士專掌之歷代以來咸有祖述廢置沿革或有差異今但畧舉帝王故事及祕書之職幸冀垂覽

馬

諫孟昶書　　孟蜀寅遜

寅遜成都人孟蜀明德二年昶好擊毬左右不敢諫寅遜為茂州録事參軍上書昶雖不從亦優容之未幾馬蹶太后曰奈何以馳騁為樂貽吾之憂自是稍止

臣聞諸名公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不寶遠物則遠

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夫心猶火也縱則自焚故文
王命周公召公太公畢公輔相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太
公不進曰鮑魚不登于俎豆豈有以非禮養太子哉由
此觀之飲食必遵禮況起居玩好乎高祖皇帝節衣儉
食惠養黎元化家為國傳之陛下陛下宜親賢俊去壬
佞視前代書傳究歷世興廢選端良之士置于左右訪
時政得失天下利病奈何博戲擊鞠妨怠政事奔車躍
馬輕宗廟社稷昔陶侃藩臣猶投樗蒱于江況萬乘之

主乎前蜀王氏覆車不遠矣臣又聞食君之祿懷君之憂臣雖為外官每聞陛下賞一功誅一罪未嘗不振衣踴躍以為再覩有唐貞觀之風也今復聞陛下或采戲打毬雖宮禁無事止于釋悶亦可一兩月時為之臣慮積習生常不唯勞倦聖體復且妨于庶務諸司中覆因淹滯其次奔蹄失馭奄有驚蹶陛下雖自輕奈宗廟社稷何

與孟昶書　石晉高祖

孟昶明德三年晉高祖遣使來聘叙姻親之舊書曰

大晉皇帝奉書大蜀皇帝伏見中原多故大憝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背義而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隣好之講睦況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懽機務方殷保攝是望

蜀主孟昶結河東蠟彈書

初蜀土五十州後主昶性慈孝明敏刻九經置貢舉季年求治太過好聚斂宋興宰臣李昊上書以中原

久否今聞真人應運禮宜貢奉如允所請願備行人
時信近密弗納齠聽王昭遠密議不與宰執商量結
援太原其文不委翰苑昭遠自令幕吏張延偉所修
略曰
早歲曾奉尺書尋達睿聽丹素備陳于翰墨歡盟已保
于金蘭洎傳弔罰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九成蠟彈細人垂露
由是興師

成都文類卷十九

成都文類卷二十

宋　扈仲榮等　編

書二

上蜀帥張公書　　范鎮

鎮恭聞宋有天下重熈襲哲七十四年于今矣何嘗不勞于求賢而逸于任人乎藝祖勝殘殺之暴而豪英從遊者能尊顯之太宗據開大之基而方正極言者親策

試之真宗在御文之以禮樂本之以仁義于是乎異人閒生主上紹休濟之以經策驅之以孝弟于是乎與賢者共樂歷列辟以順考按前載而髙視得才之盛未有如我朝之隆馬爾于斯之時士有聲名弗聞于人功業不見于世者恥之伏念鎮西南後進生也家無衣纓之貴門惟蓬蓽之陋儒其業者代實濟之天聖初始以伯氏被薦于邑尹張公明年登第于宗伯手足聚而讙曰范氏之族于此興乎瘁因喜來福爲禍伏未終再命而

傷天倫之慼焉自是勉精勵神聚學辨問思有以大寒門起墜宗為望時其或者難其心而廣其慮乎先以困而後以亨乎不然何以方朝廷中大比之期執事當敦遣之職而鎮得預諸生之末為桑梓之儀哉伏惟執事閔其緒餘之如彼觀其悃愊之如此言提而教誨之發蹤而指示之使其謹文程慎辭律一克名試以觀上國之光庶幾承平之辰不以聲名功業之晦昧為恥干冒威重不勝惶懼之至

上蜀帥王寀學書　　前人

竊以文者宣言之器也行者處身之基也有其器無其基身不得進有其基無其器言不得達天下承平之日久尚簡易崇教化發乎迻巷被乎絃管無非文也稱于宗族著于金石無非行也生今之世捨文與行而欲處身宣言於公侯大人門下者難矣伏念鎮天與奇薄幼即孤露始生四歲而先人歿七年而母氏終所賴諸兄養之長之又從而誨之得于盛明時服爲儒者事業歌

古咏令不知壯之將至去年主上發德音下明詔天下學士靡然嚮風始以嫌疑進故牒試他郡終以忌諱免其罷歸里中射而出正但知求己戰而失律豈敢怨天閽扉靜居引咎俟命易曰困亨又曰未濟亨當未濟與困之時而云亨者此聖人教人之深也退而力于文謹于行孜孜然不捨晝夜者又有日矣時其或者遂亨之乎不然何以遇明公西來也伏惟明公受天地粹氣為朝廷正人大謀遠猷簡在宸宇豐功鉅績紀于旂常耳

所著聞目所共瞻者豈可一二言焉間自江淮至坤服
廉問疾苦宣布經常頒爵級以斂有餘行糜粥以拯不
足貿貿然晦而明踣而行死而生者幾萬計大臣乘朝
車處國事如此其重乎上方欲置天下於仁義禮樂故
崇明公以轄樞之貴專明公以方面之重意且觀效于
彼而圖大任乎明公始受署則布寛大諭上意而老幼
遂其謹黠細苛用忠恕而善良得其性厚以處之明以
裁之教化以馴之人事作于下天應見于上陰陽和風

雨時原田登民俗熙異日坐廟堂宰天下仁義之化著禮樂之風格躋生靈于仁壽赫胥大庭與主上同無疆之福者由此物也然而未濟之人處方困之勢雖欲勿亨明公其捨諸昔王褒為部刺史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一旦其徒游長安隸太學厥聲轉而上聞漢宣以為盛德之事鎮雖不敏能不聽聆風美叅驗謠俗作為聲頌上講炎宋得賢之盛次揚明公坐鎮之略以開示將來乎重念鎮初自廣漢伏車下進坐末固有望于今日矣

繕寫所業二編恭贄鈐齋非敢以文行自沽庶幾備請見之儀畢餘論于左右

上蜀帥韓容諫書　　前人

鎮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而賢之登必本于鄉也故登于其鄉則知所以為人父知所以為人子知所以為人兄知所以為人弟而慈孝友恭惠聰質仁秀出于衆者可得而官使周之王制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簡帥教者而賓興之故其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漢則漸馬谿朔牧而起者有之自賈誼而奮者有之亦已小駁及其下郡國以賢良方正遜讓之詔而班固云大漢文章與三代同風有唐沿隋制專用詩賦策論而升黜爾時美談之尤尚者若同人舉然故開元元和間號稱得人之盛國家順考古道思皇多士四門允穆而畜德積行無壅閉于上數路兼取而蔵才韜能絶沈冥于下受大小以咸足來遠近而弗間内有伊周之徳之美謨明而告猷外有甫申之才之珍蕃宣而樹教固宜

宅巖廓而高拱造大庭而與稽恭已無為仰成左右而已尚且深詒執事求之如不及豈非首賢而為治乎逖矣西土上當井絡之次下亘坤維之隅江漢炳靈岷峩儲精自司馬相如王褒何武揚子雲之生遺風流聞不絶若綫近年移三互之法除限口之令而揚軒杝服王塗者歳聞起閭閈遊聖閫者日有方朝廷申大比之號而執事當敦遣之職其為書自千薦者以百數至如服儒學之舊屢困不更其守則楊助高行誼之履懿誠以

發于辭則章君陳楊韻李絪何䅁趙衆謹子弟之師美

閳已彰于時則李南紀吳師孟李愼修其間事業美中

忠信待舉懷良玉以被褐蔵穎錐而處囊者豈可勝道

哉伏惟執事春風以煦之白日以暴之定鑑以臨之誠

衡以平之使其揚芬芳破暗昧定好醜審重輕而後先

方物之貢利國光之觀者豈惟諸生幸甚亦西南幸甚

若鎮之能薄才譾進之使與計偕可也退之以警不肖

可也異日明天子再拜受書執事三適為功加地進律

以舉上賞之典賜弓若矢以推畨錫之數亦將搴裳連袵而來賀重念鎮文陳于此者直以方今濟濟以寧三代同風之辰而同人之舉或幾于息矣伏望執事憫其狂且僭虛懷而恕接之干冒台嚴伏深戰懼

上張密學書　　張俞

三月八日張俞再拜上書密學明公閣下俞竊讀古史得循吏事切甚慕而悅之其柔剛清明廉仁惠和之德不唯臨其時必欲利後人各使相安生養之道父父子

子傳百世至于千萬世無有失敗故天下稱歎治道不衰雖詩書所載三代得臣謀于政或綏于民或治于天或敷于土或以禮樂或脩征伐若稷卨夔龍之臣齊魯晉鄭之國張仲韓侯之佐皆經于文辭列于學官風于天下被于四夷煌煌赫赫功與日盛向使若人能建其德業而不遭聖賢載述之文則名不逾於當時事不克傳於後世必矣則後世惡得有若稷卨夔龍張仲韓侯之道而取法哉故知功假言而傳言因事而宣古今昭

然其可忽乎竊惟閤下治蜀二年威懷之德著刑禮之教行若極其致用乘時濟民溥博卓偉可揚於後人者尚未若勤水土之利為利之大者也是以信臣表其事天子詔其美此不可遭之會誠不可墜之迹而搢紳韋布之徒未有能聲述厥庸欽播天休玆可陋矣宜合于古鐃文金石以嚮動西人耳目宣國澤且貽後則非自功也俞材朽行薄不識理道輒為文一篇曰益州通澤碑探作者之旨庶髣髴焉僭用上塵惟閤下察其志無

所讓

上蜀帥任密諫書　　前人

十月二日張俞再拜樞直諫議明公閤下俞郫之賤男子好讀古書為古今之文辭遑遑十五年恐若不及始與羣進士就開封府試無成而歸旅食褒漢明道初故興元守滎陽鄭公再舉俞進士明年詔求直言又表俞草萊遺材謂不獨有文行蓋能通知古今權變之議宜名問以時政之得失不報景祐歲茂材異等不得試以

母死貧甚西歸日資於人以養存老遺孤逮半歲西陲用兵詔書切諭郡府薦謀士圖滅敵之策其在士大夫鮮有陳其策者俞自惟生治平僅四十年雖無禄于己無位于朝其戴齒髪識聖賢之道與夷狄鳥獸異者頼上之德也上有憂則天地萬物不足安其生為人臣子者其可以安乎故不量蒙鄙進退遂為書畧陳天下之務願闢朝廷不希名不茍禄不貪進用區區之誠紓天子之憂而已臺府謂其言是因而薦之不期聖德涵厚

矜其僭議寬其罪戾特發宸旨名赴京闕府縣恭命廹
促上道衆人聞之喜小人聞之懼夫以蜀漢之郡五十
可言而合于上者唯益有斯人焉此所以為喜也匹夫
抗論陵犯上意進非其據退非其事此所以為懼也嘗
聞古之人三月不仕則弔況俞之窶賤其可不仕乎然
所以未暇仕者有三死者終喪匱財不克葬為州里所
恥一也存者耄衰日乏脆暖而匄取不給二也無田可
耕無室可掃僦屋不蔽風雨日有暴露之虞三也以今

較古雖使曾顔原季之徒處俞之地尚不能全其生況庸庸者而有甚於彼者乎此所以徘徊齎咨欲進而不可進非可進而不進固傲天子之命慢臺府之令冀徼非常之利以為身榮也凡有耳目非憫則笑其敢自辱於困躓之地乎蓋不得已也今大敵僭盜天下震擾而梁益之地控帶秦隴政煩重倍于古昔士民緣姦爭飾詐利以圖進取黎庶憤嗟踵于行路日久不革將有内憂幸閣下起并土之治乘駟而鎮焉竊惟閣下昔侍懿

公作藩茲域究極蜀務有如家人戶庭之事故能法制所立無適不斷其始禁猾責暴禮賢賑乏削重斂約煩刑弛關梁之禁寬都鄙之令與民同其欲不越月踰時而澤流于百城風教之速近世未有信謂前作之後述之漢之二馮君其不侔矣俞既樂萬民之和又私自慰忝被名命之日遭仁人之治庶能嗟我老幼卹我勤瘝明保于賤達于上聽俾且歡其生養不令微物失所則異日奮犬馬之智上報君親下酬盛德之賜未為失也

哀烈之情敢私布于節下辭意不文俯伏惟命

上韓運使書　　前人

十一月日張俞謹奉再拜投于運使學士節下俞觀古人之政莫不務先進賢退惡以為治本施于一鄉移于一國用之于天下則無有不蒙其化故治道之大者在進賢退惡而已然而所謂賢者豈徒文詞乎曰孝弟曰節義曰退讓曰才謀是謂乎賢者也漢之人下於古矣故雖内尊公侯外重方伯然猶俯僂遜聽孜孜進賢以

起其功名其處閭巷盤于巖穴纁玉屢下公車亟名宰府十辟有不能易其志龍蟠鴻漸俟時而動其道益彰而名益尊所以在上之人為能舉賢在下之人為能存誠上下合德而成其名雖出處語默異道而能同其志矣茍不幸所進非其人輕脫險躁乘利忘義徼己之榮未得患失無所不至上負時君之用下孤萬民之望輕進易退為天下笑則所舉烏謂之賢哉昔何武為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名見盤辟雅拜有司以為詭衆虛

偽武坐左遷夫方正以拜異其容武迺受黜况有才行真能詭偽者其可舉之乎俞謂進賢誠難矣然未若知賢之難苟知其賢而能進之又能全其行而成之則可謂能進其賢茲固天下一人耳日者藩臣僭叛為天子憂乃制詔郡府詳薦謀士執事統領方面受命累月未得其才俞在草莽耻國之患遂陳封事執事善其言而薦之吾君吾相謂執事之薦亦才也可其議而名之人皆曰韓侯之薦知賢也天子之名用賢也爾不可緩俞

自惟非賢者而受執事薦賢之名徼天子聘賢之命其戾大矣雖然士之進退宜有其道不可踴躍抃呼若市道之賈急旦夕毛髮之利以矜其馳也士之進退果若市賈踴躍抃呼馳一日之利則人謂執事之舉非賢也乃市賈耳天子之名非賢也乃市賈耳一人曰然百人曰然至乎千萬人及于天子皆曰然則俞辱執事之舉雖坐享萬鍾之厚文冕雕軒被其四體不若隨馬牛飲水食芻之樂也所以內誠其志外固其節不以貧賤困

躋戚戚于端門誠欲生者有養死者有歸然後伸眉吐論上希公卿之列下取士大夫之位庶爲朝廷畫議以建赫赫功業當斯之時使天下之人昂首而歎曰韓侯能舉賢矣不私其身天子能用賢矣不忘其民斯人果能賢矣不失其道三者不誣則能舉能用皆在古人之際矣俞豈徒幸小利以累執事明薦哉俞觀聖上之志方謀用賢克清海内竊不畏避吐其素藴復作致理用兵書一首願上帝閽其辭直其旨大其謀深其事實非

虛言也固非鄙儒鄙生之事也謹用副本投于節下惟
覽而始終成之匪唯成下士之志庶乎天子之聰聞所
未聞廟堂之議行所未行定亂濟民在斯策矣亦惟執
事之功伏俟所命

上蔣密學書　　前人

十二月郡人張俞謹詣行車再拜投書密學執事昔明
公始偃節于鎮俞適有負薪之疾卧于岷山遯伏彌歲
不與世人相通而世莫有不聞者今明公操節于滿出

于蜀都俞聞而起顧瞻風威吐幽素庶乎明公寬其罪
戾止車而聽之俞聞觀滄溟者不可濡足而濟瞻崇嶽
者不可疾步而登蓋夫理深者其志感勢大者其力艱
故飛鵬在天則弱羽不翔遊鯨運海則纖鱗不逝豈小
不可以附大畀不可以近尊由夫類乃然矣人豈異哉
故有不可進而進迷乎道也不可止而止失乎時也且
理或速而有悔義或後而無咎物或爭而失事或讓而
得變化紛紜豈一理可辯竊惟明公厚德崇業非海而

深非嶽而高俞不知夫高深之度安敢濡足而濟疾步而登乎故負顚頟之質懼臨夫皎鑑之前固有日矣今幸伏車下欲陳其愚且俞非欲異於人者徒因屯否流離無所控告遂欲獵古今羣書明萬物之理將以窮性命之學庶乎保身奉親而已非有矯激隐發以希毫利之心繇是裂冠斷帶脫棄世累逍遥雲山誦詠唐虞妄追古作者之事故謂朝廷山林其樂一也豈知人之好惡而與之等進退哉故其退也不為乎害也其進也不

為乎利也其心止若是而已顧明公察之伏惟明公清直在躬文質備體鳳觀虎視炳赫人倫是以鎮撫蜀國澹然成功故其動也風行其靜也嶽峙君子之用孰測其神俞幸賴察其虛名德施甚厚是用書陳其出處伏俟明宥然後復歸于山

上蔣密學書　　前人

月日郡人張俞齋沐為書再拜投于密學閣下俞聞寛裕之人其詞柔驕佚之人其詞夸顛頟之人其詞呰窮

戹之人其詞哀是故氣適于内者其詞舒以愉痛切其膚者其詞悲以挫此性之常也應龍得雲而神長鯨失水而病此物之常也春生者夸奢而強明秋落者幽賤而消委此理之常也轉石萬仞而童子勇其能激水尋丈而烏獲病其力此勢之常也故有遭其主而相天下則伊尹傅說不足泰也背其時而處窮阨則顔子孟子不足否也是以百里飯牛夷吾囚縛伍員丐于吴市叔敖賈于東海斯人皆能忍恥含垢以待其用豈遽屑屑

于不遇哉昔曾子之養其親也則樂三釜之仕而能降志于陪臣聶氏狗屠也利甘脆以奉其母則不受卿相百金之賜豈曽子止安于三釜而聶氏遂樂于屠狗哉誠不得已而顧有所就也俞先晋人入蜀三世日益衰靡徒能讀聖人之書考賢士之烈嘗欲蹈其言行以希一世之用非若時之所謂文人美才刻飾貌言苟安炳燿而已盖其心亦若有待乎用也幸今天下承平無負販之勞唯以修志養親為事蓬茅藜藿衆人所羞而自

為氣得志適雖大廈五鼎不足過也豈慊慊于彼得而
此失哉天茍不欲斯人之行其道也則俞之命固不可
得而知之矣天茍欲斯人之行其道而成乎名則俞豈
有不遇乎天下哉前年朝廷用大臣之言累下詔命皆
以疾不赴窮窶日甚大懼饑寒逼覩之慮而遂不克承
于詔教若無其生茲又被名詣闕伏聞閣下許謁于前
憂懼不知所處伏惟閣下世用文儒居位至于閣下直
清端毅明亮淵偉執堯舜周公孔子之道炳于文詞刑

于政治東吳西蜀莫不綏靖茲二方皆好文之俗而藩屏之冠閣下不越歲移節而鎮之可謂得其用也俞實固陋遂後諸生求見伏俟與其進退焉

上文密學書　前人

八月日郡人張俞再拜上書府主密學閣下俞觀春秋列國以來游客談士始用書歷干王侯皆因勢利而起故其文詞鉤鍵險譎變挫于事以著安危當時列國嗜利之君必售其說以圖世變故其言易合其利易動則

時勢然也今天下之政皆出朝廷生民之命皆本天子有司分其職公卿守其位內外一統上下一法若天剛而平地柔而成何有于事哉假令之人有若古之謀士能通先正百家之言明治亂之變審當世之務有安生民之心欲持此安歸乎言之而孰聽乎雖强言之世不謂之狂則將被之刑矣由此而言古之士也易為功今之士也難為賢則時勢亦然也又嘗觀樂毅與燕惠王書李斯上秦王書鄒陽上梁孝王書未嘗不感慨流涕

也何謂彼三人者皆以羇旅游士歷干強國觀變審慮納說時君謀行計從志樹功業兹亦遭其用矣一旦時變世易讒邪交構殺為亡臣斯為逐客陽為囚隷陘阨怨憤發于文詞名敗身辱僅能免死可不悲哉其餘鉤誣斥逐古今相望于天下矣由此觀之士不患道之不修患無其時有其時患無其主有其主患用之不盡用之盡患信之不固苟乃主信而固用才而盡功立名著保身而退兹謂為士之義盡矣雖然古亦罕聞其人焉

況後之人乎凡今之所為士者則著焉謂能記誦典章采飾言語文字觀揖讓進退之士也非若古之所謂特立之士也古之曰士者志于道也今之曰士者志于利也士之名則一而有利道之殊焉若俞𨑳今之士也早歲善誦文史習章句之學府郡屢薦曾不得下等之名自念親老貧甚決志西歸不干薦試乃盡鋤去舊學始復窮翫古書見天地之運與人通理聖賢道徳在乎治物後之學者皆忘失原本務刻浮文欲致其用失聖賢

之道甚遠由是潛心考古庶見性命變化之致雖處窮
阨頓挫未嘗一日而忘也亦未嘗一日而言也故將以
此樂其身而安其親豈謂求聞達而後能為哉去年秋
天子有命再召赴闕惟念貧不能行遂游三峽匄貸八
月而後返伏聞閣下受命作鎮張立法度明刑布德撫
寧西土西土之人咸被其澤唯賤生流落不偶速戾久
矣閣下上惟君令之厚下䘏窮士之困顧瞻方面之表
不加大罪尚能以禮尋訪欲俾萬人有所仰勸則閣下

志量淵遠非俞小子所敢知也但受恩德不知感報謹
詣府門伏謁庶免乎為狂為囚不勝大幸

上文密學書　　前人

九月日郡人張俞再拜奉書密學閣下俞近用書言士
出處之義干犯高明庶乎撫而念之然未敢有求于知
己也幸閣下明達宏厚哀矜愚弱不誅其慢顧禮而容
之羣士大夫未有若小人之幸者也宜乎畢志盡辭遂
干鑒顧則雖死之日猶如生年俞實窮隷不求聞達竊

翫墳史委命待時朝廷過聽羣言不容其止遂使家拜
制命讓官及親人子僥倖未有如俞者意者聖人之德
將勸天下乎不然何為至于是也然猶不忍遐棄三名
赴闕淹引時序以疾未行或謂矯物則物不可欺謂之
貪名則名不可苟豈今之世而有確然不為利者乎茍
曰有之雖豎子亦將拚口而走矣俞自念早嬰羸瘵長
復窮窶嘗虞憂患卒夭其生所以擇地盤桓與俗高下
內適于道不圖人知豈暇驅馳于外務乎世有獲虚名

而無實用者非俞而何且夫榮利者生人之所大欲也故有犯水火冒白刃蹈必死之地而求之顧有不獲者况有不求而自至安有拒而不受者邪假或有之天下之人孰信其然邪古人有言人各有能有不能可欲不可欲雖甚聖智必隨而安之俾不傷其性不枉其材然後直道可得而行也今使梓人治材能則任之不能則去之然後小大之材無失矣苟知其能而去之不能而任之必有敗材傷性之累故師曠之審音也雅則進之

淫則屏之不使姦邪亂于其聽今俞之庸下猶能自知況于人乎雖欲强顔就仕固無益于世必矣豈欲之而不能哉且咸韶五音黼黻五色人莫不有好之然而聾者不願聽盲者不願觀豈遂疾而惡之耶蓋耳目有所不適也俞非天然不志于禄仕也誠謂力不足而智有所不及爾今夫臨泰山之崔嵬而不足以為高者有其勢也故有企堂陛而不能陛者勢有所不逮也茍知勢之不可而能止而不蹶又何有於過哉蓋聞有以璧遺

二人者其一人攘臂而受之其一人讓而不顧君子必以受之者為貪讓之者為廉矣小人必以讓之者為失而受之者為得矣俞豈不知壁之可受也然慮夫罪之必至矣且莊生有言鼴鼠飲河不過滿腹茍貪而不止害必及身俞雖甚愚亦願知其止矣茍知止而不悔豈不愈于不可進而進遂取窮悔者哉故有鴻鵠之羽然後可以議飛翔有騄驥之足然後可以校奔逸方今羣龍在庭庶物咸乂辨無所議謀無所施炳然文明焜燿

天下而昧者尚欲策駑鈍飾朽暗于其間豈不怪矣哉
今閤下職典樞機位為方伯邦國利害咸得上言小人
庸常衆所聞見若蒙閤下之力聞于朝廷俾全壽命以
奉其親免盜虛名不為世戮則為惠大矣敢不報德以
俟終身意切辭鄙遑遽無地不宣

上成都知府書　　前人

二月日張俞再拜稽首投書密學閤下昔漢之政文侈
而獘天下士類朋偽相高于時制詔公卿諸侯務舉孝

讓朴直之士敦復治本由是處士之風重于天下其後
樊英之徒尊立朝廷然而卒無奇謀異業恢益時政故
當時議者謂處士純盜虛聲况後世之士遠不及古安
可謂之有道而欲輕薦之于天子用之于當世乎今宋
之政文亦勝矣武德不脩大刑用息戎狄遂乘而叛亂
海内震憤七年于兹聖詔旁求髦雋諮詢異策凡有一
藝之士悉得名詣公車縻以爵綬繇是巖穴藪澤空無
其人俞不幸亦累虛名詔書三下令赴宸闕嘗自私念

親老貧甚身又多病不可從五斗祿以危其生為天下
笑遂甘閒放苟媮旦夕之命竊聞君侯念愚生之勤從
下人之欲察實章舉今養其親小人聞命知免危矣昔
李丞相為陝州不薄陽城之志其後城竟以直道斥邪
佞尊主制名動天下故當時至于兹世稱李公為知人
俞雖甚陋敢忘斯義伏惟君侯風威震動功德休赫東
西南北尸連百萬兵恃而休民賴而安洞然神鑑之在
目驩然和樂之盈耳殆不足諭其志氣之速也不然小

子何以隨俗被德之若是哉仰惟君侯始安之終念之
俾異日卒為門下之士不勝大幸輙以言謝惶恐無地

上田密諫書　　　　前人

五月十三日張俞再拜密諫明公閣下四月二十四日
郫縣公人至山伏蒙台慈特賜鈞翰并示所撰故九河
公真後賛墨圖一本伏讀詳味莫窮文旨觀夫九河公
之治蜀始則平暴亂雪民於湯火俾權臣姦豎側目而
不動終則立條教納民于軌物俾遺黎生齒懷德而不

忌固乃天下之豪傑宋室之循良也惜乎不遭大用後嗣衰微而讒口囂囂陷為酷吏茲蜀人憤恨之日久矣閣下後其治五十年復以德業綏靜蜀國用能觀其故事不掩厥懿揚其遺風乃作乖崖後序贊夫乖崖者非自譽也而世不通其旨凡論其美必曰乖崖公為辭章者亦曰乖崖公其甚謬者則曰張乖崖蓋是乖崖之號顛倒漂溺不復正之者逮五十年矣今閣下後其贊而辨之曰乖不違正崖而厲公名雖自貶有激于衷蓋是

乖崖之義判然而明賢者之志炳然而光衆人之言了然而不惑是閣下能盡九河公之心可謂明矣世之人則不然見人之善則忌害掩蔽生其瘢疵蹈人之事則毀壞變更掃其軌迹務成其私不顧笑僇安肯譽前人之尚可道哉閣下獨矯然不私與天下同其說可謂公矣古之人不得志于當年必遺意于後世以俟知音若乖崖者非閣下誰由明之三蜀之人既思九河之德復愛閣下之頌其良斯文為不朽矣俞愚闇不達亦欲張

閣下之文以俟史官修九河公傳得以采焉

成都文類卷二十